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

律詩

再授小諫偶書所懷

宦途滋味飽更諳命薄于人分亦甘兩鬢雪霜為小

諫六朝泥雨趁常參便休祿仕饑寒累強逐班行面

日慙安得去如神處士板輿榮侍卧終南種放與母

贈禮部宋負外閣老前自汝州副使拜命

未還西掖馬罕棘舊詞臣且向南宮作舍人禮部負外號休

嘆貳車如竹葦負外郎散副使須知百日掌絲綸故事

禮曹外郎百錦窠官重負殊拜玉筍班清祇一身朝

日內知制誥

卜負外甚多禮堪笑白頭王小諫握蘭猶未得相親

曹一人而已

新詩

身世龍鍾且自寬追量才分合饑寒朝中舊友休誇
貴篋裡新書詩不博官曉髮靜梳微霰落夜琴閑拂古
風殘會須歸去滄江上累石移莎擁釣灘

贈衛尉宋卿二十二丈二首前翰長侍郎

性情和雅得天真鄉寺蒼頭任屈伸三品且隨前宰

相大卿班在尚書下與吏重瞳偏認舊詞臣宿齋院

冷琴橫膝朝退門閑鶴伴身多少樞衣門弟子側聆

還望秉陶鈞

謫宦歸來髮更班徊翔猶在寺鄉閑綬多僚友三台

上大半生徒兩制間舊賜賜錦袍多貰酒新裁紗帽

欲歸山東垣小諫龍鍾甚空媿洪爐早鑄顏

送融州任葵戶曹撰越王愛姬墓誌得罪

御前曾取好科名一掾如何萬里行身落蠻夷人共

惜罪因文學自為榮吏供版籍多魚稅民種山田見

象耕君看咸通十司戶投荒終久是公卿

寄商州馮憲十八仲咸同年

遷客秋來捧詔還故人多怪髮毛班重為東垣掖中

士猶夢西暉亭下山靜筭宦途皆是命老思身計不

如閑何時相約同歸隱水竹蕭蕭共掩關

送史館學士楊億閩中巡侍

巡侍閩川去路長才名官職過歐陽翰林貴族誇東

張舍人坦腹

榻張舍人為副翰史館清銜慶北堂別酒正逢寒菊綻

歸舟應見早梅香拾遺健羨吟詩送莫笑蹉跎兩鬢

霜

覽照

覽照笑浮生秋霜髮數素莖才高空有氣官散即無榮

貧久心還樂吟多骨亦清他年文苑傳應不漏吾名

送寇諫議赴青州

表海鎮崢嶸樞臣輟禁庭兩蕃申族帳七縣造圖經

密勿君恩異循良祖德馨旌旗驅驛路鼓角出郊坰

歸夢尋溫樹行塵動福星上儀三道判排設十間廳

風靜衙門戟霜寒郡閣鈴看山樓號白封社土分青

花好詩難惜梨甘酒易醒牡丹水梨皆微還都幾日

莫愛妓娉婷

寧公新拜首座因贈

著書新奏御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故有首座之命

優詔及禪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磬聲寒遠枕

塔影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壽寧節祝聖壽

待涵齊趁聖節筵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

殿共祝堯雲百萬年

數聲飛電嚮鳴鞘香裊金爐映赭袍王母親承玉皇

詔年華胥國主馬本今日進蟠桃

華眷國土何時見堯率天宮底處開盡說今年壽寧

節一齊移入帝城來

簾前何愛可愛三馬本三冬日堦下新抽七葉蓂昨夜靈臺因預

奏綵雲高捧老人星

益算真君南斗高還因聖節奏天曹扶桑枯盡靈椿

老始放堯看出壽毫

莊周浪說華封祝漢帝虛傳嵩岳敬爭似壽寧嘉節

日千門萬戶願長生

帝德由來動百神年聖節絕纖塵萬家喜氣生和

氣冬日翻疑一日春

祇為憂民感上玄玉京今日集群仙更教添注吾君今

壽直過人呈萬八千

漢主壽山稱壽歲玄宗佳節號千秋吾皇別享無疆

福百姓懽呼動九州

謫宦商於又解梁二年不見赭袍光從來班列雖疎

遠祝壽情深淚數行

幕次閑吟

二年憔悴詠江蘿恩詔重教侍玉墀寓直掖垣休入
夢常參幕次且吟詩新文自負山中集舊吏多驚鬢
畔絲莫道諫官無一事猶勝閑卧解州時
禁漏遲待_立班坐愁身計忽長嘆時清幸偶_過千年
運頭白重為八品官烏帽半欹殘月冷馬鞭慵執曉
霜寒君恩未報心猶壯不敢思歸七里灘
文章曾受帝褒稱幕次孤吟冷似冰借馬趁朝長後
到問人求米盡難憑僮教罷藥朝無酒兒廢看書夜

絕燈除却金章在腰下其餘滋味一如僧
六里山中謫宦身歸來無路掌絲綸塔前不見朱衣
吏堂上空辭白髮親月入可堪茶作俸雨多還怯桂
為薪懶求郡印緣何事曾忝西垣侍從臣
江蘿吟盡髮成霜謫宦歸來夢一場每日祇窺丹鳳
案被人猶喚紫微郎齋宮獨坐風翻幕客舍閑吟葉
滿床若是承明容再入未曾荒廢舊文章

還韋度支韶程集

嶺南為郡帶名賢曹萬里江山興詠饒皇宋聲詩歸
雅正有唐門地本道遙雪霜思苦雖侵髮金紫恩深

佩腰^舊草滿囊生意改幾聯乘醉寫芭蕉進來聖主迴
天眷抄逐蠻僧過海潮何事曹南得披覽韶程風什
似聞韶

將赴單州和韋度支相送之什次韻

就養求官動聖知專城猶得近王畿鄉人競指曾題
柱丘嫂應慚不下機西掖罷披天子詔北堂榮着老
萊衣鄰封唱和如多暇三載須成一集歸

初上單州有作

舊官休念直承明就養誰能繫宦情藍綬昔年為短
簿絲^衣今日是專城妓人半在登樓看親老初來滿

郡迎慢逐板輿張皂蓋平生唯有此時榮

送秋閣裴都監奉使兩浙已下再入西掖作

霏：梅雨灑船窓綠苻參差早稻黃榛捧詔暫辭圖
籍府揚帆深入水雲鄉望華靜讌江樓月御札閑開
野寺香若到蘇臺人問我長官重拜紫微郎

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佐郡海西邊挂帆離兔園遠經羅剎石去近鶴鷗原
菊暖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才吏隱應笑市朝喧

殿丞^{今弟知}
温州永嘉縣

送馮中允之任婺州

書齋

年三賃宅住閑坊也作幽齋着道裝守靜便為生白
室著書兼是草玄堂屏山獨卧千峯雪御札時開一
炷香莫笑未歸千里去宦途機巧盡能忘

書懷簡孫何丁謂

三入承明已七年自慚蹤跡久妨賢吾子幾時歸鳳
閣病夫方欲買漁船季路旨甘知己矣潘安毛鬢更
皤然舉人自代何由得歸去東臯種黍田

送柴諫議之任河中

蒲津名郡得名公諫紙盈箱且罷封紅藥堦墀曾吐

鳳綠莎廳事舊鳴菴

故事

河府院有綠莎廳唐棘治

後為不好事者劇去之公好事者嘗加洗溉兵興之
好事者也可復此景故云下車首謁重華廟入境先
經五老峰見說立門詩板在應教回也繼遺蹤故矣

侍郎嘗知河府
公之座主也

送僕射相公赴西京

五十升端揆西郊任保釐偶拋三事重未失百僚師
府縣威儀引宮城管鑰隨粗官嫌出將劇位是留司
櫻筍供筵饌惆蟬響路岐碧紗題壁處畫錦下車時
請雨摩騰塔尋芳白傅祠維嵩過舊隱襖洛賦新詩
禮絕應懸榻公餘尚讀碑留臺咨拜表內殿列須知

易退甘龍卧難虛是鳳池兩京全咫尺三入不參差

康濟荒年穀風標飢座梨唐相崔遠文詞清麗風粥

諧終在我睽注更同誰温樹陰猶在甘棠影暫垂常

濡玉堂筆願草白麻詞

送李著作

共閣新術捧詔歸歷陽湖畔拜庭闈已聞愛子披朱

紱著作郎君猶學嬰兒着綵衣飯饋海陵紅稻軟鱸

擊淮水白魚肥吾生自失榮親祿謾踏花磚入北扉

送禮部蘇侍郎赴南陽

拜命辭台席扶親道更光風流在東閣優逸是南陽

治篋排宸翰行衣帶御香袴襦編戶暖扇枕板輿涼

鈴閣留僧飯書齋着道裝遺蹤尋耿鄧善政法龔黃

潭靜秋收菊郊平晚坐棠未應淹郡國即是復巖廊

一息同鵬鳥重來浴鳳皇貳卿三十八羞殺老馮唐

制署除工部郎中出內署已下滁州作

温樹陰中別玉堂應星猶得入文昌莫嫌工部官曹

慢杜甫才名是外郎

詔知滁州軍州事因題

曉直銀臺作侍臣暮為郎吏入埃塵一生大抵如春

夢三黜何妨似古人不稱禁中批紫詔猶教淮上擁

朱輪時清郡小應多暇感激君恩養病身
罷直金臺領一麾麾依前憔悴詠江籬所嗟吾道閑
消長豈為微軀係盛衰尚愧臨民為父母終當學稼
養妻兒自憐此度辭京闕猶勝商山副使時

滁州官舍

忽從天上謫人間知向山州住幾年俸外不教收果
實公餘多愛入林泉朝簪未解雖妨道宦路無機即
是禪鈴閣悄然私自問郡齋何異玉堂前
失職金臺假一麾琅邪山色遠城池解龜且作三年
調下馬先吟八絕詩勾檢簿書寧免俗逢迎使命亦

隨時公餘不敢妨吟詠異日散名繼至之獨孤及字至之及為

滁州刺史

堂前井

公署在山上鑿泉深且清一杯冰溜滿六月火雲生
利物誠堪拜投錢惡近名飲之何以報官况與詩情
荒亭晚坐

荒亭秋日坐沈獨坐白頭吟為郡渾無味歸田素有心
鵲翻楓葉亂蒼響菊叢深微物休相聒幽懷老不禁

身世

淮邊為小郡身世復何云妻病無醫藥兒癡廢典墳

簪裳看似夢俸祿薄如雲不詐歸耕計何階望致君

琅邪山東晉元帝以琅邪王渡江常駐此山故

也

連袞復岩堯峰岫架沈寥流名自東晉積翠滿南譙

洞碧通仙界溪明潤藥苗古臺臨海日絕嶺見江潮

杉影挈雲暗泉聲出竹遙廟碑傳漢祖寺額認唐朝

早歲時霑稼靈蹤合禁樵詩章因我盛唐賢游者多

詩屏障遣誰描近任人多笑頻登酒易銷圖經標八

絕瀟霍合相饒

為郡

為郎為郡意何闌羞拂朝纓蓋病顏賜筆任分雙管

赤梳頭已是二毛斑道孤自合先歸隱俸薄無由便

買山出坐兩衙皆勉強此心長在水雲間漢尚書郎

大筆一雙

自笑

年來失職別金鑿身世漂淪鬢髮殘貧藉俸錢猶典

郡老為郎吏是何官開樽暫喜愁腸破堆案仍勞病

眼看自笑不歸田里去謾將名姓挂朝端

自問

自問意何如身窮業有餘卷懷君子道耽味古人書

士

未識

月給非無酒晨羞亦有魚山頭刺史宅未替是吾廬

夜長

五嚴反

後樓前閣作五嚴更年髮侵人睡漸輕病眼已甘書冊

廢愁腸猶取酒杯傾風搖紙帳燈花碎月照銅壺漏

水清吟盡舊詩猶展轉百迴移枕未天明眼病黑花

數年

與嘉祐同遊寶應寺

滌陽領郡經三月寶應游山始一迴屐齒免憂巖下

折簿書長苦案頭堆漉：泉石吟魂健漢：烟嵐病

眼開盡日引渠尋勝境讀碑看篆掃蒼苔

迂儒

自笑是迂儒誠宜與世疎左遷猶上疏薄俸亦抄書

漢：花侵眼蕭：髮映梳唯當早休去幽處草卜吾廬

花鹿

花鹿一何馴長隨病使君必教吾在野當與爾為羣

靜飲清溪水閑看碧洞雲猶勝市朝裏逐衆走紛

閒賦

今冬

休思官職落青雲且筭今冬養病身白紙糊窗堪聽

雪紅爐着火別藏春旋芻官醞漂浮蟻時取溪魚劑

白鱗况是豐年公事少為郎為郡似閑人

滁上謫居

跡去金鑿殿官移玉筍班才高寧免妬命薄不如閑
曉鑑悲髮春醪慰病顏為郎身漸老自笑不歸山

其二

跡忝詞林舊官為郎署早同羣甘鳥獸苟祿為妻兒
未有一事立空驚雙鬢衰唯憐文集裏添得謫官詩

其三

敢嘆我命薄所嗟吾道消謫官淮上老京信日邊遙
巧宦或五鼎甘貧唯一瓢居然古人事名跡詎相饒

其四

一日復一日悠悠任此生所悲頻謫官不是厭專城
有悔皆因祿無出未若耕林泉何處好終卜挂吾纓

戲題二章述滁州官况寄翰林舊同院

要知滁上興如何養拙偷安幸亦多小郡既無衣襖
使豐年兼有袴襦歌公餘處、携山屐官醞時、泛
海螺病眼白頭唯醉睡朝廷好事不聞他
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

且經營
向空

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
山傾昇沉得喪何須問况是浮生已半生

高閑

謫官滁上欲何為，唯把高閑度歲時。
費盡俸錢因合藥，忙于公事是吟詩。
京中吏去慵傳信，江外僧來與撰碑。
更待吾家婚嫁了，解龜休致未全遲。

臘月

臘月滁州始覺安，寒年豐歲暮郡齋。
閑官供好酒，何憂雪天與新詩。
合看山日照野塘，梅欲綻繞迴荒徑。
草斑更人散後無公事，門戟森。夕鳥還。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

冬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
雪片引詩勝玉帛，梅花勸酒似嬾牆。
凝眸未厭頻，落擁鼻還憐細。

細香謫宦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朝簪

一戴朝簪已十年，半居謫宦半榮遷。
壯心無復思行道，病眼唯堪學坐禪。
醉謝陶公長欠酒，俸慚吾祖不言錢。
白頭郎署成何事，見擬休官自種田。

賀呂祐之諫議

自由起居舍人拜命不由負外郎中

鳳閣前年陪武鱗，步臺昔日是交游。
先歸內署身雖忝，直上高坡命更優。
玉筍外郎全弃擲，土山果毅免

經由却應迴笑滁，陽守官似馮唐半白頭。

賀馮起張秉二舍人

八年東觀知深屈馮舍人雍熙丁亥百日南床祗暫

經張自知雜春暖並吟紅藥樹雲開雙見紫微星繡

衣脫後休持斧珠履拋來免過廳馮無越應念出官

淮水上被人還笑屈原醒

送都官梁負外同年之江南轉運

月宮同歲取丹枝次第飛翔侍玉墀出職未吟紅藥

樹轉官新入白雲司都官刑使權繁重雖無暇曹局

清閑合賦詩薛能李頻鄭不似謫官淮水上鬢毛衰

颯詠江蘿

有傷

壁上時牌催晝夜案頭朝報見存亡懸車又喪司空

相延閣新堯賈侍郎二公相陶鑄官資經化筆某登

所任官皆司品題名姓在文場予應舉時賈公以駕

空在中書總惟一慟無由得徒灑春風淚數行

首冠多士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嚴社主省常上人

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

藥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龕燈焰直講經霜殿磬

聲圓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送鄭褒歸閩中

褒也既閩士文高行益脩干名逢詔罷歸計逼親憂

鷗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留刺桐花下宅蘭蕙奉晨羞

贈王嘯

舉子竟文賦風騷委路塵吾宗多警句詩道未無人
青眼有誰是白頭空鑷頻賈生如再召為爾指迷津

病假

小郡雖無事常時亦有勞坐衙衫強着判案筆須操
眼病因求假身閑更覺高何當長似此歸去老蓬蒿

偶題

賈誼因才逐桓譚似識疎古今常似此吾道竟何如

其二

鄭興親未葬張籍眼多昏何時解印綬歸去卧山村

其三

白頭頭郎署病眼欲分司寸心猶未決所願在妻兒

詩酒

白頭郎吏合歸耕猶戀君恩典郡城已覺功名垂素
志祇憑詩酒送浮生剛腸減後微：諷病眼昏來細
細傾樽杓不空編集滿未能將此換公卿

司空相公挽歌

全德羣儒服清名信史書何人不調鼎唯我得懸車
蕭相文無害于公慶有餘三川歸葬地松檟自扶蘇

其二

執禮身雖退思賢寵未衰
垂行三入命遽逼九原期
本末皆書史功名別樹碑
須知文集裏全似白公詩

其三

去歲頻宣召觀燈復賞花
健嫌靈壽杖輕弃富人車
列座先台席温顏逼翠華
而今宅前路雨破築堤沙

和廬州通判李學士見寄

北門西掖久妨賢出入丹墀近八年
且把一麾淮水上敢思三接浴堂前
將何政術稱循吏豈有文章號謫仙
除却清貧入詩詠山城坐客冷無氈

杜工部戲贈鄭廣文

詩云登科四十
年坐客寒無氈

金鸞失職不蓬瀛也向淮邊頌郡城
堆案簿書為俗吏滿樓山色負吟情
廬江地近音塵斷何遜詩來格清
未得樽前一開口可憐心緒獨搖旌

贈朱巖

未得科名鬢已衰年三顛顛在京師
妻裝秋卷停燈坐免趁朝餐
乞米炊尚對交朋賒酒飲徧看卿
相借驢騎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
文章李杜詩

戲和壽州曾秘丞黃二詩

黃二真是小巫娥買恐千金價不多
毋別語嬌空有

淚對人聲顫未成歌產從南國勝桃李携去東山隱
薜蘿滌上老郎無妓女草玄讀易擬如何

和曾秘丞見贈

非才誤受帝恩深報國空存一片心命薄任從官進
退道孤難與衆浮沉日邊信斷無歸夢滌上公餘且
醉吟勞寄新詩遠相唁野雲何處望為霖來詩云其
如夷夏待

霖為

謬因文字立虛名寓直金鑿骨寵榮兩度黜官誰是
援二毛侵鬢自堪驚宮花謾役春來夢山蕨聊供醉
後羹身外浮華盡閑物不將窮達問君平

篋中經歲鏤朝衣自覺心閑少夢思失馬叟言徒喻
道牧豬奴戲任爭碁且持使節安黔首莫愛恩波沃
漏卮况是無功頭已白此身長恐負明時

和朱巖留別

揮毫

之子有文行常流竊比難援毫秋露下生文學餘力
尤工篆隸

開卷古風寒場屋推盟主聲詩立將壇論儒輕五霸
議古嫉三桓師仰唯韓愈才名壓李觀生有師
韓說固窮

多短褐憂道即忘餐見訪山園郡相逢菊滿欄眼青
憐造士頭白媿郎官罷舉層霄遠監州勺水蟠貧厨
無味少市醞數杯酸舊業煩君勘新題為我刊生為
予勘

小畜集又書臨歧留雅什天馬撼錫鸞
賦得紙送朱嚴即席探題

潔白方又正似君心坦平空隨文價貴未免刺毛生
客被侵霜薄山窻映雪明前春懸作榜應見淡書名
饒州馬殿院頻寄黑鬕藥服數千丸斑白未減

作詩以報之

兩州迢迢隔長江寄藥知君念老郎妙術遠慚周柱
史衰容爭奈漢馮唐未除凡骨無仙分欲斷愁根有
醉鄉多羨繡衣鬚鬢黑滿身唯帶栢臺霜

歲暮感懷

歲暮山城放逐臣老從霄漢委泥塵公卿別後全無
信兄弟書來祇說貧眼看青山休未得鬢垂華髮摘
空頻文章氣概成何事需惹虛名誤此身

送鄭南進士歸洪州

霜颺楓葉滿長郊家指西山舊結茅訪我謫居龍失
水憐君行路烏焚巢仲尼未免遭儒戲揚子何煩解
客嘲歸去豫章泉石好不知徐孺與誰交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三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賈
誼猶虛計時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濶兩後汀洲橘
柚香翰院放臣知最幸願聽民訟繼甘棠
送江州孫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為郡鬢成霜淮海相連共黯傷放逐韓林同李
白蹉跎即署似馮唐才名各負詩千首離別無辭酒
一觴歸見黿頭如借問為言棖也減剛腸侍孫與承旨
郎同年

前一日

立春前二日雪

一色

一夕滿淮海莎堦曉欲平氣寒知臘在勢猛共春爭

飄泊殘梅妬龍鍾老檜擎隨風無定態入竹有繁聲
倚欄吟忘倦援毫畫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助農耕
片颺鷺毛遠光翻蝶翅輕任貧添酒債慵婦慰詩情
羣玉峰巒秀華胥世界清郎無政術沉酒卧江城
送嚴判官儒歸滁州

永陽謫宦鬢成華唯有賓從最可誇文學東堂進士
第風流南國相公家移官我未歸丹禁廻棹君今指
白沙滁上淹翔雖已久寺樓山色對琅邪

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賓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

雪今日郎官鬢有霜吏役不堪巡堰堞軍城猶喜接
封疆能來界首相期否堤上依、柳漸黃

送閣門秦舍人

郡印我未解軺軒君不留相逢都幾日此別又經秋
山雪晴猶在河漸暖漸浮內庭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著
論陶潛難死只因閑陶潛云人又移郡印三年調未
報君恩兩鬢斑安得便歸田里去松篁泉石掩柴關

其二

四十為郎非不偶况曾提筆直瀛州明時遇主誰甘
退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劉夢得貶謫
年薛能詩什恥監州薛許昌詩云春來病起思歸甚
未敢飛章達冕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旗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莢
妓女穿輕屐笙歌泛小舸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訓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為出谷鷲猶作三丞若最
屈偏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彼此俱嗟白

髮生重入玉堂非所望
汶陽田好欲歸耕
再入詩祝予
張屯田弄璋三日略不會
客戲題短什期以滿

月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
喜君新咏弄璋篇
洗兒已過三朝會
屈客應須滿月筵
桂子定為前進士
蘭芽兼是小屯田
至時擔酒移厨去
請辦笙歌與管絃

寄秀州馮十八禮丞同年

君從婺女典嘉興
我自滁陽到廣陵
同被雪霜侵兩鬢
獨嗟官職是三丞
郡齋新養華亭鶴
鄉信時逢建業僧
願作入朝西道主
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繡衣直指東南夷
入奏風謠受聖知
持節又從三殿出
演綸還較一年遲
朝中謬拜報推賢表
江畔空吟惜別詩
郡印喧早文會少
為君搔首落花時
予在西掖嘗舉謂之

牡丹

艷絕百花慙花中合面南
賦詩情莫倦中酒病先甘
國色渾無對天香亦不堪
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簪
苞拆深擎露枝拖翠出
藍半傾留粉蝶微亞摘宜男
鄰妓臨粧妬胡蜂得藥貪
忽行晴吹動濃睡曉烟含
話別年經一相逢月又三
遣吾擣白髮為爾換新衫

池館遶賓看，衙庭放吏參。仙娥喧道院，魔女逼禪菴。
道院禪菴皆亂折，窠難惜分題。韻更探歌歡，殊未厭
公署內所有。零落痛曾諳，教兩供湯沐。黃鸝助笑談，顏生如見此。
未免也醺酣，顏面不飲酒。

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着霓裾，何事僧軒祇一株。應是吳宮歌舞
罷，西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絕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翻階紅藥滿朱欄。明皇幸蜀楊妃
死，縱有嬪嬙不喜看。

海仙花詩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維楊人傳云初得于

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予視

其花未開者，海棠既開如作木文瓜而繁麗，嬌娜

過之，或一朵滿頭冠，不克荷，惜其不香而無

子，易絕第可鈎壓，其條移植他所，因以釋草

釋木驗之，皆無有也。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

海棠為花中神仙子，謂此花不在海棠下，宜

以仙為號，目之錦帶，俚孰甚焉。又取始得之

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題諸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
一似將繡被覆薰籠。
長條弄曉風，借問開時何所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
盡日含毫難比興，花中應是衛莊姜。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柳條綴彩霞。
錦帶為名早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后土廟瓊花詩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
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冰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
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娑婆。

櫻桃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輒題二韻

紅芳落盡正無慘，吟遶空枝重日搔。
最恨東君少才思，不待留檀口待櫻桃。

芍藥詩

芍藥之義見毛鄭詩風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直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自後詞臣引

為故事白少傅為主控郎中知制誥有草詞
畢詠芍藥詩詞彩甚為該備然自天后以來
牡丹始開盛而芍藥之艷衰矣考其實牡丹
初號木芍藥蓋本同而末異也予以端拱乙
丑歲由左司諫為制誥舍人後坐事黜棄淳
化甲午年又以禮部員外郎牽復舊職尋以
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公白傅之任常踈踈
躡矣自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闈于今九載
而編集之內未嘗有芍藥詩言于詞臣不得
無過揚州僧舍植數千本牡丹落時繁艷可

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壁

牡丹落盡正淒涼紅藥開時醉一場羽客暗傳尸解

術仙家重藝返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濕紅英試

曉粧曾忝掖垣真舊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東君留着占殘春得遲開看亦有因曾與掖垣留故

事又來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艷排千朵風遞清香滿

四鄰更愛絲頭弄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勻開似赤城帝鄉齊點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

客珍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盃深難甲折來花朵細

含稜老郎為覩辜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

暮春

索寞紅芳又一年
老郎空解惜春殘
總聞鶯囀誇楊柳
已被蟬聲哭牡丹
壯志休磨三尺劍
白頭誰藉兩梁冠
酒樽何必勞人勸
且折餘花更盡歡

訓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次韵

青雲豈望更翱翔
覽照唯添鬢雪光
為郡自知無政術
歸田猶擬拜封章
且眠錦帳趨蘭省
終掩雲閑卧草堂
三入承明已過分
有何辭筆敵常楊
子兩知制誥一入翰林

又和寄惠藤篋絕句

蠻藤編篋自番隅
錦袋羅囊盡不如
乞與揚州貯詩草
行春誰怕雨
隨車藤篋耐雨

先帝登遐聖君嗣位追惟恩顧涕泣成章

鼎湖髯斷去難攀
九五飛龍已御乾
兩制舊臣生白髮
一番新貴上青天
老為郎吏承纒絲
假作諸侯哭几筵
疎賤無由撰哀冊
夢中空負筆如椽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襟一望間
聖朝新日月時上初七國即位
舊江山柱隔晴虹斷
簷喧夕鳥還歸衙
不辭晚吟思白雲閑

池上作

未遂滄洲去池邊弄綠波醉浮船底兀吟遠履痕多
靜照新華髮沉思舊釣蓑晚涼得幽趣魚戲上圓荷

和國子柳博士喜晴見贈

霖霖為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刺逗灘魚失
水啁啾高樹鳥知風洗開霽月婵娟色放出秋花蕊
菖紅勞寄新詩曲相和由來灾異繫三公

公退言懷

吏胥圍繞簿書堆病眼昏素髮垂已覺文章無用
處不歸田里待何時兩衙決事官差我五日延英詔

問誰賴有古人蹤跡在只應蘧寧是吾師

公餘對竹

冠褐飄一作退公引吟留坐一叢買添幽景渾無
價洗却繁陰別有風曾任雪欺終古綠也從桃映暫
時紅此君合是吾廬物會種婵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盡公務逐時生白髮多悲感皇華倦送迎
奉身無實事困我為虛名會向滄浪上秋風自濯纓

贈呂通秘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斂眉已入朝行翻掌

庾未如畿尉且吟詩君前任堰頭笑傲同張祐市裏
優游比路隨唯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肯多時

贈虛己

溪邊幽寺好烟霞別後春風幾度花夢憶一岩紅薜
荔心輕三事紫袈裟禪機悟了身無着詩句高來鬢
有華不遇蘇州韋應物畫公篇什向誰誇

贈省欽師善八分太宗召于殿上書數行賜紫

舊隱何年別翠微瀑泉聲入鑠禪扉御前曾寫八分
字天上特宣三事衣燈照夜菴霜後冷鼎烹秋菌雨
中肥終歸五老峰邊去杯渡長江一錫飛

贈王殿院同年

幾年淮海嘆驅馳美拜初聞入奏時作臺官勞馬
揖合為巡使近龍墀多從此升三字莫向朝端說
四推縱遇省橋休扣項郎官舞班列甚喧卑時郎中

頁：外數百頁
惟臺官稍少

留別楊府池亭

竹遠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戀郡齋西斜陽更上漁舟
坐明日紅塵逐馬蹄

池邊菊

綠池遠徑幾千載準擬登高泛酒杯未到重陽歸闕

去金英寂寞為誰開

楊甲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

時與丁同赴京

淮邊為郡再相逢又得同途赴九重
願我尚騎天廐馬共君遙想鼎湖龍
賈生比望朝文帝白傅何期哭
憲宗携手驛橋殘照裏斷魂空對隔江峯

太宗皇帝挽歌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
祝堯違眾望傳啓合天心
陵栢蕭騷韻階茅寂寞陰
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其二

舜化無偏黨堯年久耄期
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

終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
金鑿舊學士頭白涕漣洏

其三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
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
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
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懷上執政

謬提文筆侍先皇謫宦歸來遇國喪
仙屏駕只留燒藥鼎總帷猶認諫書囊
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內渾疑海變桑
昨日梓宮陪哭臨淚多唯有老馮唐

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
散為郎吏同元稹羞見都人看李邕
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阜

囊封猶期少報君恩了歸卧山邨作老農
誥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浴殿失恩成一
夢鼎湖攀駕即千秋道邊任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
暗流虞舜五臣知此事戲儒應免更監州薛能詩云
監州是戲

送邵察院知朗州

察院自淮南轉運乞侍養因
有此際并拜命母為縣太君

郡齋全占五谿雲就養辭權以孝聞重戴舊稱秦御
史高堂新授漢封君板輿為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
十分我嘆今生無此事賦詩相送淚零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荆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使權重使蠻荆職分三館圖書
貴地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潛解印逋民知惠自
歸耕曹官寂寞馮唐老多羨乘貂澤國行

送宋澥處士之長安內翰舍人弟

簪笏監門獨紉蘭卧龍潛在八龍間鶴原任說朝噴
貴鶴氅唯稱處士間靜愛按仙經燒大藥狂挨僧壁
畫遙山老即見說歸休計分取圭峰並掩關

送刑部韓員外同年致仕歸華山

自察院求致
仕

抗表辭烏府歸山鬢未秋朝簪還獬豸塵世謝蜉蝣
拂袖人生事懸車帝命優名光新日曆官占好詞頭

應宿郎曹羨尋山物景幽繡衣移蕙帶驄馬換耕牛
對枕蓮峯翠當門瀑布流妻閑裁藥草兒戲雜猿猴
買竹憑牙板疏泉濕鹿裘四推離督責三院肯淹留
接武陶負白羞肩許遠游十洲如得侶萬戶任封侯
脫灑因君去龍鍾使我羞遷鶯情最洽化鶴術難求
掌誥無文彩謀身足悔尤紫垣頻忝竊白髮合歸休
應璉叨三入張衡志四愁亦期婚嫁畢攘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予淳化辛卯歲
贈君詩云明年
再就堯堦試應
被人呼小狀元粉壁乍懸龍席榜錦標終屬鶴鷓原

青雲隨步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
處不教英俊在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

學士
符新
知貢舉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恭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
侶北部休誇父母官兩履送僧莎逕滑夜棊留客竹
齋寒何時保值來相伴三入承明興漸闌

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秦州

共嘆蹉跎兩鬢蒼五朝為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
省又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事分
偏長喜聞辭日留前席莫算多時任水鄉

寒食出城馬上偶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
八音過密因山後雙淚滂沱拜墓歸
艸桃花迎馬笑輕狂榆莢撲人飛
官途時態更諳盡猶媿妨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

力病^疾奉朝謁歸來倦送迎老為儒術誤
瘦愛道裝輕羅藥幽香散移琴細韻生
晨餐漸有味筍蕨倍閑情

其二

妻兒慣蔬素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
孤琴對病容風翻簾影亂早減井痕重
幽寂誰為伴扶行賴瘦筇

其三

食貧當歲早朝退^早端憂典笏逢休暇
焚香願有秋病饑渾厭肉瘦冷未更裘
夢見山邨興披蓑釣亂流

其四

郎署領制誥十年未上坡馮唐空潦倒
衛綰是誰何猶賴紫垣直聊遮白髮多
歸田未有計村樹綠婆娑

其五

日月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柳榆應有鬼
夷俟豈無人鳳閣十年筆烏紗九陌塵
集仙^賢知己在應為指迷津

賃宅

老病形容日：衰十年賃宅住京師，閣樓鳳鳥容三
入巢宿鷓鴣，欠一枝壁挂圖書多，不久砌我蘆葦亦
頻移，人生榮賤須知分，會買茅菴映槿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須。
時洗塵侵硯，閑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負酒胡蘆。

寓直偶題

兩朝書命愧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
事，拙于方朔少誣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
卷懷，白首猶期議封禪，一隨鑿輅見燔柴。

頃年謫宦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
乃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跡
乃工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
年矣，作四韵以還之。

謫宦^山且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遭逢，偶收毛鄭古詩
義，認得歐虞舊筆踪，南郡携行心不足，此本自解梁
上尋值侍郎入聖上幕府不西齋送去手親封，塵侵
敢私謁遂據携去滁揚二州烟染尤堪重，年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拖筆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形容唯有

骨食貧生計旋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
晏眠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

和吏部薛負外見寄

根也好剛多悔吞唯憑忠信自書紳嚴陵知退遭榮
利只擬滄浪把釣綸老去趨朝慵待旦病來求假動
經旬西垣興味更諳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密直張諫議與子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
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情親又
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薦賢才涉比周仄死寸心甘不
動雪侵雙鬢未能休封章事寢空騰謗制誥詞荒益
自羞唯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底人生樂故居山川况復漢南都別來墳墓有宿
草歸去田園多綠蕪銀印莫羞雙鬢白錦衣無照兩
轡朱西垣衰病無慘容空羨此行哥袴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苦蕭疎妻子龍鍾尚跨驢醉眼且看花滿

縣愁顏莫望菓盈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
校書雖解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如

和屯田楊郎中同年留別之什

科名長恐辱同年許國丹誠皎日懸謬掌斯文雖未
喪欲行吾道即無權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
葉天引重力輕深自媿強訓詩什益悽然予嘗舉奏屯田未有

恩旨

送臨清楊可主簿入蜀

楊父為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命

歸拜祖墳焚所贈誥

既白去焚黃遙知祖德光墓墳喬木老襟袖桂枝香

迴見梅含雪歸逢橘飽霜子雲應有宅為奠草玄堂

送淳于中舍懸車侍養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

養楮郵名賤恥徒勞青宮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

日高我愧無親尸厚祿與君書命淚霑袍君授萊州錄事乞致

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縉雲

弱冠珥朝簪才堪直翰林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歡心
筆削留博史囊裝貯賜金帆張淝河澗山對括蒼深
暫歇趨朝馬重聞故國禽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

務簡慵開閣家豐不典琴綵衣方侍養紅藥即供吟
我占掖垣久自驚年鬢侵妨噴蕪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

賃船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賓職不憂無厚
俸郡齋唯喜有藏書錢彙聚伴吟先買秋江鶴醒酒
時烹晚市魚庶使多情應問我為言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

兩朝黃閣預彌綸又策春坊第一勳僧塔舊題前進
士齋壇新拜上將軍馬噴金勒衝微雪雁避紅旌入
斷雲還似徐州張僕射御詩相送四方聞

紅旆飄飄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姐豆真儒
者邵毅詩書屬將家腰下已懸如斗印門前看見築
堤沙先朝學士期牽復待草南陽入相麻

壽孫三日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樽鑑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
紅綉裯裁錦段香水浴銀盤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
華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二

詩行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并朱邱舊集詩

臣聞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
八分體楷隸章州何紛紜因茲八法各有要遂使六
藝區以分其中最難唯草聖玄妙工夫自天性又聞
關雎本王化四始洋洋風化下比興賦頌六義分乃
有變風蕪變雅仲尼刪後屈平作郢客李季陵聞名價
古來詩道難得人其唱彌高和彌寡如今草聖與雅
言盡在吾皇萬幾暇元年十月近乾明崇文院靜寒

霜晴直廬日午讎書罷閑曳朱衣遠砌行中使傳宣
來上界忙把魚須下階拜寶函鈿軸光陸離御札文
書製御詩折腰播笏拭雙目汗流魄駭聊一窺急就
章何縱橫藍田種玉苗初成雪花灑破烟嵐壁黑雲
漏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珠無數錯落晶瑩滿盤
貯又似大鯨吞盡滄海波查牙露出珊瑚樹朱邱集
何清竒仙風撼動瓊林枝漢皇休道白雲句穆滿虛
吟黃竹詩乍似三春直上伯陽臺熙物華當眼開
又似十洲夜伴玉母宴鸞詔鳳吟次第來小臣再拜
受一軸擣紙抄詩抄猶未足焚香朝向天日看執簡夜

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白亦有名筆跡往二領公卿
所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為榮又見玄宗詩什
頗留意吟詠時二成御製屬和止于一兩篇至今史
冊猶為貴若徵往事比明時萬分之一徒爾為未如
我四十三紙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為家寶藏
書篋且讓西方貝多葉且教世傳子孫長與皇家
作臣妾

應制皇帝親試貢士詩
天王出鎮震寰海清奎星燦昭文明詔令郡國多貢
士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

鑿殿宮柳低籠三月烟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
光如雪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露荷君恩聚首唯
言盡臣節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
方經五六載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
問將何報明主應制才非但淚垂強作登歌舜禹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水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閭苑
冰斲開北陸瓊瑰密峨貯向瑤花合分命中官賜
黃閣鳳皇池上玉壺盛温樹風聲頓蕭颯台恩分與
西垣士綸誥稀疎方假寐下和抱璞入直廬從此驚

忙不成睡怒蠅休向筆端飛抵鵲渾疑山下墜寒生
毛髮清牙齒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風暑氣都不知空
作狂歌謝知己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天上星辰拱環極忽然墮地變成石又不見
雲中鷹隼橫高秋有時稱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
此左遷右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丈人東
道主一言得意便定交數日論文暗相許邇來倏忽
十餘年共上赤霄連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薰
葭依玉樹兩制惟君最清慎筆力辭鋒有餘刃方期

夜直金鑿坡誰知共理淮陽郡官衙新換版曹郎腰
佩初懸列侯印西垣三字班列開南面百城資望峻
且應盡意頒詔條豈復回頭顧文陣下車果有謳謠
生賣刀買犢民歸耕黃髮老農鼓腹唱雪花雙陸鹿挾
翰行棠陰露濃滴朱紱來秋風冷吹紅旌行春多暇
吟情發閑作長歌寄同列歌中首寫明君語指點神
仙為舊侶嚴徐雖合在蓬瀛邵杜已聞為父母重來
便恐調金鉉無復區區掌文翰直如經歲未徵黃道
在何勞重嗟嘆入則步蒼苔詠紅藥了事舍人孫處
約出則張皂蓋擁朱輪賢明太守召信臣請君屈指

數交友似此宦名能幾人逢時誰不欲行道遇主我
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命出處語默聊衛身一車
甘雨方建隼萬國淳風莫泣麟他時宣室召賈誼賢
人事業當併伸未聞忽見烏兔走鑑裏星三將白首
休耽鈴閣家藏書且酌郡齋官給酒嬰兒稚女滿眼
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峯巒州樹六百
里飢饉凍鳥聲啾，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
人愁抱瓶自瀉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晚歸上馬

頗自適狂吟醉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瑤臺瓊
樹佳氣浮朝迴攬轡聊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樓樽中
有酒翻不飲鬱鬱不快非怨尤吾兒嬌驕未晚事問
我胡不私獻酬因令把筆寫我意為渠吟作雪中謳
昔為副使不理事待罪且免憂人憂今為諫官非
長拾遺三館俸入優秋來連澍百日雨禾黍漂溺多
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農夫失望無來楚爾看門外
饑餓者徃殍殍填渠溝我冠旅進又旅退曾無一
事裨皇猷俸錢一月數家賦朝衣一襲幾人裘安邊
不學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秋胡為碌碌事文筆謬

時頌聖如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縱得飽煖如狗偷
况我眼昏頭漸白安得隱几勤校讎何時提汝歸田
去賣馬可易數隻牛深耕淺種苟自給藜藿豆粥充
饑喉黍畦鋤理學元亮瓜田澆灌師秦侯素飧免作
疲人蠹開卷免對古人羞未行此志吾戚對酒不
飲聊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語爾小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說宣城郡水石幽奇人物俊檻外澄江練不
收窓中遠岫眉初印六朝繁盛至隋唐才人名士遙
相望謝公向此憑熊軾白傅曾為鹿鳴客江樓山寺

多賦詩往。題名在僧壁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賈
公為太守至今清話玉堂中夸說江山不離口吾君
御極初選藝東樞貳卿新擢第解褐曾縻佐郡官首
得宣城為歷試紫微田郎次登科東樞受代傳廳事
第三榜中第二人今在烏臺為察視邇來通倅少名
流雲泉竹樹應包羞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橫才
磊落當年雄揖第三名宦途迤邐久漂泊去歲獻文
重召試新恩始上芸香閣未教脩史未演綸宣城奉
使聊親民且忻彩服得就養莫嘆朱衣未即真舊游
應有交朋在此去仍言婚宦新下車布政民休二高

吟淺酌誰獻酬夜深紅燭在何處綺霞閣通疊嶂樓
公權書札燕許詞未免山僧乞撰碑撰碑書碑即三
載眼看徵詔在丹墀却愁未盡江南興閑坐蓬瀛揮
玉柄黃樞侍臣兩制官待君同說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

關征市賦縻賔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
時婺女星臨海邊郡黃綃辭高位尚卑白華行潔身
猶困會待來時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
隨含笑坐市中屈身豈愧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
戀揚州冬瓜堰下甘肥遁此行况是奉皇華數丈輕

舳載一家携餅下岸買竹葉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
震澤初嘗橘泉過惠山應試茶虎谿曉雲靈隱雪錢
塘夜潮照湖月密排詩景在途中旋吟新句教兒童
漸近金華見隼旗五馬來迎使者車應知驥足暫拘
絆八詠樓開頻啓宴醉中官妓乞詞詩剡谿紙貴抄
新詞他年誰獻子虛賦召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
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得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顛顛死
逆旅浪仙斥逐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

萬戶侯浩然無成鹿門去李桐慟哭昭照陵休生無風

教興王化死無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

委地何人收高陽許公精六義獨向聖朝生後嗣因

將先集進九重高步金臺曳珠履祖德光輝聖主知

府兒尹時維揚權收即故廣陵郡太古

九州記室官清外三字遂令天下學詩人甲健羨君家

窮四始我來迎侍游江都玳筵往陪歡娛遂求家

集恣吟諷海波乾時處堆珊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

苦詩鬼嗷返餒無主子孫淪沒誰及君閑倚紅蓮

傾涼醕草檄餘閑好賦詩莫放風情忝爾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華人熙：誰信佛如疏剃髮在西
戎胡法不敢干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肖奢淫悖亂墮
王道秦_皇漢_帝又雜伯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
苦不自知從此中國思蠻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
迎來萬民重為君為相猶歸依唾：聾俗誰敢非若
教_却似周公時生民豈肯湏披緇可憐噉：避征役
半入金田不耕織君子之道動即窮亦有賢達藏其
中上人來自九華山叩門遺我瓊瑤編錦：五軸餘
百篇定交仍以書為_仙書中不說經文中不言佛有

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來相親為師畫卦成同人
出門无咎非羣分袞_袞墨綬何足云時為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詩依韻

君不見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
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開葉盡根空培人情
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玉
母親將金粉傅麻姑齊借霓裳來主人益是神仙才
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
先舉杯多感同年興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較
書方遁跡代我作謔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

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為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兩絲暖融
融人日雪花寒慄、兩雪寒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
就中仲咸擁爐發詠詠古風激破澆漓風人情離合
古來有召公初亦疑周公汾陽臨淮本讐隙一旦分
兵若親戚四公翻覆人不識各、操心為邦國此外
詩張多為己反掌背面如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
其武安何足齒我愛中庸君子心、與人交淡如水
別有人間勢利徒一去一就隨榮枯西漢董賢方佞

倖孔光迎拜卑如奴是時楊雄在東觀校閣欲死無
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朝士執喪平如喪妣是時李
白放江邊憔悴無人供酒錢小人之性何所似真如
蜂蝶并螻蟻尋春逐臭苟朝昏豈顧松篁與蘭茝重
君誓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栢澗松陵栢有朽時
我約君心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冶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雙
飛桑葉尚多蚕一卧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
欲墮團、榆莢是誰拋漢、游絲向人驪可憐花木

間嵐光花前正好飛觥馮君夙駕一何迷捧檄銀
坑按辛谷轉輸昨日又移文小吐訴牒何紛紜見說
南山六百里阻盡馬蹄摧屐齒是何屈予不知己衝
斗太阿教補履龍無尺水且蟠泥驥困鹽車但垂耳
片言折獄亦胡為必也無訟方君子吾徒事業本稽
古得行其志當刑措盡衣畫地免煩苛抵掌暨捐金
返淳素未行此道且營營為祿聊代耕殘春小
別不足念為君高唱南山行南山一月期迴首莫數
訴臨歧數卮酒

烏啄瘡驢哥

商山老烏何慘酷喙長釘釘利于鏃拾蟲啄卵徒爾
為安得殘吾負瘡畜我從去歲謫商於行李唯存一
蹇驢來登秦嶺又崦嶺為我馱背百卷書穿皮露脊
痕連腹半年治療將平復老烏昨日忽下來啄破舊
瘡取新肉驢號僕叫烏已飛劇背整毛坐吾屋我驢
我僕奈爾何悔不挾彈更張羅賴是商山多鷲鳥便
問鄰家借秋鷄鐵爾拳兮鈎爾爪折烏頸兮食烏腦
豈惟取爾觚腸飽亦與瘡驢復讎了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三

詠行

訓安秘丞詠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為英靈東方曼倩

蕭相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

中多聚神仙衆神仙負過遭譴謫：來人世為辭客

李白王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來相去千百

年寥落乾坤間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蠢夫空

紛、夜眠朝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

安秘書星精仙骨真有餘月中曾折最高桂趨出玉

免驚蟾蜍示我詩詩百餘首筆鋒閃閃摩星斗乍似
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
一陣電打折瓊林枝倒一作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
拜頭來乞自言失脚照海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
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輩不然又爭得標格峻
邁文辭顛怪有時醉起一長憶韻叶八極風清鬼神駭
他年却入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背

酬安秘丞見贈長詩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知音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來
數百年直疑空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榜乘時得

路為卿相一從巢寇犯關來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
明宗雖膺命晉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縱得神仙材太
平不見哀之哉上玄應恐天地閑安仙又謫來人寰
二十把筆疏辭源黃河傾落崑崙山有周道衰猶嘆
鳳天公留得歸皇宋天水名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
雲聳不是真龍不能過噴波怒浪一作燒雷火是歲北極
七箇星一時下降為門生安仙堂冠其首六星煌
煌願隨後騶虞賦就鏗金石丹水詩成擒擒錦繡玉皇
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幕獨得歸州近巫峽十
二晴峯長在曉郡齋狂醉復狂吟書畫巴東一川葉

邇來游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
日誦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
鋒鏑阮籍營中浮蟻馨亞夫門外垂楊弱驥足雖知
暫縻絆樽前未始長嗟嘆只應會得老聃言大器本
來成較晚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挨
雉扇掃宮辭怒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
盡澆漓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
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故人長誦謂我相剪
飾便疑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逢知己知己相逢貴
終始伊我行止方悽、老親稚子相顧啼出門動足

歧路迷得君引上登天梯

拍板謠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
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幾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
管絃管絃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
手如筍執向玳筵為樂準數聲慢仙人屐齒下雲棧
老狐臘月渡黃河緩步輕、踏冰片數聲急空江電
打漁翁筮鮫人對泣水精盤滿把珠璣連瀉入劃然
一聲送曲徹由基射透七重札金壘冷落間無聞隴
頭凍把泉聲絕律呂與我數自齊絲竹望我為宗師

總驅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閭苑宮中養蠶老任是唐虞與姬孔蕭塞草埋孤塚我恐自古墮愚骨疊過北邙高突兀少年對酒且為娛幾日樽前垂白髮安得滄溟盡為酒滔傾入愁人口從他一醉千百年六轡蒼龍任奔走男兒得志升青雲須教利澤施于民窮來高枕卧白屋蕙帶藜羹還自足功名富貴不由人休學唐衢放聲哭

戰城南

邊城草樹春無花秦骸漢骨埋黃沙陣雲凝着不肯

散胡雛夜：空吹笳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屍壘土愁

雲平又聞漢發五道兵祁連澤北誇橫行破除璽綬

因胡亥始知禍起蕭牆內耗蠹中原過大半黃金買

耐諸侯畔直饒侵到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廟筭大漠

由來生醜虜見日設拜尊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

必窮兵燕贖武戰城南年來春草何纖、窮荒近日

恩信霑寒巖凍岫青如藍方知中國有聖人塞垣自

爾除妖氛河湟父老何忻：受降城外重耕耘

苦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
魏王冰井如湯煮
松枝桂葉凝若
癡喘教雞頭嘯風
虎北溟鎔却萬丈冰
所凍鼠忙如蒸我聞胡土長
飛雪此時日晒地皮裂
仙芝瑤草不敢茁
湘川竹焦琅玕折
西郊雲好雨不垂
堆青疊碧徒爾為

瑞蓮謠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別墅在閔城東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與從事曾校書汎小舟以驗之退而作謠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雨晴
荷花到處紅
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
嫋嫋出叢抽一莖
端蕙萼開兩朵
忽似娥皇將女英
九疑望斷蒼梧暮
低頭並照湘波清
花落蓮成碧于邠瑟
塵輕膩人眼蕭郎弄玉合也時一齊覆下瑠璃盞
草木效靈載圖史
守臣盡可聞天子
吾君有詔抑祥瑞
異獸珍禽不為貴
瑞蓮無路達冕旒也
隨衆卉老池頭
吏民歸美賀郡守
敢貪天功為己有
古來善政數杜詩
秦無附枝麥兩岐
瑞蓮信義產茲土
起予謾作閑謠辭
年更願再熟稻倉箱
免使吾民饑

筵上狂謔送侍棊衣襖天使

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太宗多材復多
藝萬幾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蛾為
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皆御製中使宣來
示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誠貪
心又媿怯唯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先皇
三勢有深旨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
于篋笥傳子孫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悵望
移典維揚日望還軒轅鼎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
得舊朝衣上淚潺湲吾皇曲念先朝物微歸再掌西

垣筆悲涼忽見紅藥開哭臨空隨梓宮出去年領郡
得齊安山川僻陋在江干黃民誰識舊學士白頭猶
作者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隨例霑恩着衣襖皇華
本是江南客久侍先皇對棊奕筵中偶說當年事三
勢分明皆記得我從失職別上臺御史深鑠不將來
遙想棊圖在私室天香散盡空塵埃今日因君聊話
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聖朝君恩未報雙
鬢凋金盞殿花春灼灼永熙陵樹夜蕭蕭空嘆拖腸
在泥土不如甜鼎升烟霄多病相如猶未死追思往
事欲消魂銷星使令辰迴馬首強對離筵滿傾酒悲

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元范昧胡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
意生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
著書盡令富貴陷逸樂蠹之哉如雞豬泯然無物
作時瑞誰識鳳皇與騶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
道張皇謨一言可採即不朽名姓長與日月俱乃知
天心厚我輩窮辱不足形悲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國
小而逼何區科名始得值兵火金陵坐見成丘墟
歸朝終得一贊善黜降重為縣大夫彰明僻遠在蜀

可采

道又遇妖賊攻成都徒行抱印入龍氏乞食夷落何

崎嶇歸來朝勳作主簿朱衣暗澹髮毛疎昨朝投我

蜀中作錚然一集如瓊琚杜甫有竄吟不輟庾信悲

哀情有餘我逢聖代自多難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今

編綴小畜集謫官詩什何紛如才名官職不兩立真

宰折刺分毫銖郎官踈遠既未貴縣吏禮數不足拘

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枯魚

咏木哥

淮南啄木大如鷓頂如仙鶴堆丹砂嘴長數寸勁如
鐵丁亂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

破柱何當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淮南秋鷺謠

淮南八月尚有鷺閑。無異來時殺東風。擡舉如籃。舌何事經秋猶未絕。饑鶩病鶴不能鳴。鳳鳥不聽何處說。

江豚謠

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厥豪。吞啗魚蝦頗肥腩。肉腥骨鯁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忤汝。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四

雜文

唐河店姬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百里。因河為名。平至時虜至店。飲食游息。不以為怪。兵興以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姬。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姬汲水。姬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姬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繫綆。弓杪俯而汲。焉。姬自後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焉。鞍之後復懸一彘首。常山民

吏觀而壯之噫國之備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
習戰鬪而不畏懦矣一姬尚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
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
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鬪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
至或父母戀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
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
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
今驍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眾雖加召募邊人
不應何也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
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禦胡其

豎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
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
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如是
則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此
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姬之勇總錄邊事貽
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隸滁州軍籍又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
臂若髡截然向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
其心輕重其手天譴之耳嗚呼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則鞭朴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
古者示恥而已故有蒲鞭而誠者有束杖而治者雖
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
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怒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
賤隸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况
執天下之刑者耶吾見世祿之家子孫替墜殘廢疾
廢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
用刑之濫也其諂主忌賢剝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
矣作馬進傳以自誠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不謚居民以巢
因得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
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橫翳蔽空啓扉向風竦不為拙
窳不為工晨翔暮棲與禽鳥同弗畧弗網壽其考終
比讀之比比巢熙々若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
以堂奧漸其庭戶鳩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情
焉無覩猶賴伊者作于一時椽不用斲堦無剪茨舜
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之至于周公攝
政于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亦克用乂人罔知疲降
及後世風俗澆漓窮奢極侈蔓延而滋瑤臺瓊室夏

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土姑蘇麗吳閨然荒墟阿
房侈秦似荆似秦未央奢劉為壠為丘秦漢之下土
木孔脩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凝碧融簷架薨鈎窻
綺暈透壁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孰
知衆救刑以三夷賦收大半門。出租室。思亂一
家百楹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古之
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惟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
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宇故民罹苦何當仁
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終不及于有巢亦
庶幾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
子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殞咽水漿不
入于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濱糠粃而食之廬
于墓側三年徒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遠墳號慕幾
平絕者數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王者皆然也漢代以來
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于人臣亦用金革之說皆非
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經從

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代以來喪禮尤廢而蠻貊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記蜂

商於兔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倉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妻不識其他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

歲分其族而去山旺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嬰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適凡取其窠不可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則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妻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今諫議大夫東莞藏公丙予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
魏王符公鄉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
鄴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
以配之往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產子與他駒特異
者既壯圉人將以合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
其所生卒無欣合之態將強之則蹄齧不可嚮邇圉
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駒俚談以牝馬為驪其駿
必倍不幸而騾又獲其種明年將昏靡之言改馬也
不可失也乃以數牝馬誘之乘蛟作之勢以巾幕其
日間而進其母既已徹中然後曉其所生因垂耳

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顧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

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閑閤閤巷門也春秋傳高鏑甚

固蓋常所不啓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

者數踣而死嗚呼禮稱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馬

本獸也古聖人調伏而御之故曰伏牛乘馬是也是

馬也獸其身而人其心乎圉人誘陷知恥而死于小

人之心也遠矣圉人之心望于禽獸者又遠矣予嘗

恨不目覩其事具敝帷以葬之又懼其事久泯而不

傳且欲警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內亂者故記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日月東海島夷人
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
鹽之利以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無何疾颺
忽作怒浪四起飄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
浪平天色晴霽倚橈而望似聞洲島間有語笑聲乃
疊棹而趨之至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籬廬舍具體而
微亦小有耕墾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
男子網釣魚鱉者有婦人采擷藥草者熙熙然殆非
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則曰
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

男壯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
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
之糧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
亦充其腹又取舟中菔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
未死焉死則葬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土之
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阿房之勞
也雖大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
明臣日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于
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
萬民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壽之禱

耶臣因漂遊方得此異說弗敢隱匿謹錄以聞惟陛下
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
收而錄之以示于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并誥王若曰惟天
燾萬物罔厥私惟若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
惟其辰白星罔不拱人大惟其若邦罔不順不拱之
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若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

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
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
寶命在厥躬祇栗危厲若濟巨海而弗庸舟惟其溺
我先王帝王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時克脩于兵乃
儉乃勤乃慈乃仁德升于天降佑我有宋俾萬方
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澤潭吳越人罔敢弗率非天
于有宋惟天輔我先帝之明德我先帝負天休命若
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園丘嚴配我祖庶
邦冢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供厥職我先
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棄厥世天之曆

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承命
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我先帝之遺烈在并王
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民罔攸蘇國艱厥
食者民先歲租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蕃息民咨
胥怨訴于皇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弗天以速
台罪伏願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嘗有厥辜
俾即生獻俘太廟光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稱台德嗚
呼并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寔自喪
于厥身凡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脩乃耒耜復
乃業無流蕩離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率我

化從我教我其賞復我政遺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
予手勉從訓言罔或怠宋既尅并思偃武作休兵且
將東巡狩于岱宗作告成休兵告成
二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蛮接狄與中
國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
曰吾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
小則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
蠢然而生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爾是

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
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心故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商夏周又善譯者也
以王道譯天下之心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
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
者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
也天下之人幾復為戎狄矣漢^復譯之猶雜霸焉自
漢而下譯道多亂吾不復述也已噫古之譯天下者
非己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皇之譯師也伊尹呂

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霸之譯師也蕭曹子房
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
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之小者不過合華
夷之語取商賈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可以為帝王
師所謂學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脩春秋設凡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
蓋物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
苟不為災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
而由于數也斯聖人之微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為

災亦不書噫去聖漸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
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
其數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脩德禦災轉禍為福
者苟戒而不書曷以儆後代是以堯水湯旱非不災
也能以德禦之爾皇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
上念染盛稼穡之重則貶常膳避正寢徹宮懸青災
卹刑以救天下曾未旬浹蝗死于野或曰皇上以勤
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將有待也天其或者慮
怠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我后之
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宗之去虫蝗得為

此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
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
示至敬也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
侯多祭于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
子實羅大尉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
采畫妙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或形
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知其恍惚冥昧
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

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嗚呼是
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飽
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
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五

論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
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辨而明矣
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
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則當宣帝時光以
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
貴其女而醜許后事垂發矣妻以告光不能于此
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

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
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遂身死之
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耶石碯一
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劍其妻
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
後能脩其身修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
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
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閉獄門
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
己有與夫日殫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
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
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
^灑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
考績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
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
者今法^令所禁之切者曰故出人罪而已法皆以全
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
夫少正邠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

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
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邪之罪無
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乎罪當答爾苟以聖人之法
誅之是故入人之罪也者又有子訟父者同往執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嘆之曰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以其獄
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
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
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爾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
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奸佞
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
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
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栗夫子疾其無稽故云欲
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覩國家昏亂政
教缺失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
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
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

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卒不聽覆
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寔重物。人又息
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由
之告。及輪摧。輻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
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答
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
又輦而馳。復過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
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
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答曰。子焉得言。吾既往之事。邪。
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反。若是矣。且聖

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誥誡固亦多矣。不可
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君者。胡不
奉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訓于臣者。不曰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隱。無犯隱。見危致命。為臣者
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往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
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
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
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

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耶王莽竊大位據威丰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資耶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二子立有援引而禮經兩存

之予為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槨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無又問曰有亡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國高之言曰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也藏也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槨衣周于棺土周于槨是也今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矣故夫子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槨棺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即敬叔之喪位蓋由乎貧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貧者非謂喪者皆欲速貧者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蓋速于行道也非汲于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年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之大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其賜矣非謂貪乎祿者也奚速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其或存焉蓋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太和開成間贊皇竒
章李涼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
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
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
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
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
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
小人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
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于破賊哉且竒章全德而
不免竄逐贊皇忌刺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
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
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
王莫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王
出元嘉之右故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
能歟皇唐之英主也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
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

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優掩旗致胡兵宵遁智也李
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其衆仁也王文藻二子死
父之難縣司抑而不伸則遣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加
旌表義也開閣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國令徵
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
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
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罹竄黜卒以令
終天之福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
汙宮之禍取笑後代望于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
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郡公又為
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
其小字君羨自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又
名合女主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
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
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誣宗室亦
一代之真主爾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
盡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
力不悉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

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耶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懼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嘆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予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

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

以幼襲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

不顧身光前人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譽

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職策然耳及隋祚陵夷江都

弒逆受宇文化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

汙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耶及聊城之圍陞壁

自守為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及身髮膚

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耶雖

復數布郡條悉修稱良吏蓋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

之有焉予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足倫也正人之

不足論也

譽不亦虛乎王踪責之斯為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耶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痤^平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說痤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而為衛之患^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

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脩史記至是而不言^其非豈史筆之有私耶將史才之未至耶予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表^宏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不仁以為蘧寧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

于名教者不能殺身以成身仁是以趨生之易即死之
 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
 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一哉箕子者所謂愛
 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
 行之義使天下彞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盖所存者
 大故不死而有為也蘧甯者小國大夫位非見危致
 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
 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慮
 者遠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脫虎口
 豈微子之倫耶楊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

言之宜褒于以起教蘧甯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

震以勸人臣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

望慕箕微蘧甯叔通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

風者盖亦鮮矣殺身成仁如是之難也且震之死將

顧諸子謂門生日吾居上司疾樊豐之狡猾而不能

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

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斯無愧

于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沉亂世全

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蘧甯叔孫之風者乎其

子脩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

國以訓子孫子孫猶不能守况悠々世人哉而又混
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
乎吾故曰褒軒顯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王黃州小畜集卷十六

碑記

重脩北嶽廟奉勅撰碑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盱鸞降而為神祇
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
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
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奠冀北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
常山却雁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雷
昂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
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

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藁足凍長城
之窟影連天漢之墟積厚窮幽出靈見怪雪霜風雨
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稟是陰陽
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帝燕南趙北我實主之
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
于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室也既奉特祀亦禳
天災凡水旱災癘疫之妖舉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
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奉天崇道皇帝
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于無垠化堯封
于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傑侏兜羅沸渭

雜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宋
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戎大
定然猶焦勞克己宵旰臨民每戰：兢：念元：本
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庭椒房儉
約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
無褐于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獄之懼
辜于是乎有縲紲之恩非蒐苗獮狩之時無馳騁政
獵之事非朝會燕享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
題親考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
窮民之情也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

而亭榭沉宋景之退榮惑也大旱作沴敗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寅畏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耶于是廢政交脩百神蠲潔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菲飲食而厚牲牢天神地祇享至神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啓必葺之祠豈比夫禋于六宗未洽禮神之義祀于五時但萌徽福之心墜典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嶽固有徽章華衮珠

旒受王者之冊禮太_平鉅命守臣而行事下邇玄

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扁舊推宏壯韞

慕容之珪璧素彰神異祀_代之盛莫之與京然而運

有汙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體奚往不通而有象之

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宇卜其吉

凶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

神寔依人之祀_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

盪覆之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

蓋民力之是寬_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

兵陳渭水未累太宗_正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

持節而庀徒黃門貴人鳩工而歲事榘楠杞梓以雲
集繩墨斧斤而子來五材寔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
于以儼像設之睟容乃興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
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栴雲楯互曜烟霞之色璇題
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籩陳
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愆揆日之期再聳凌雲
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厚享
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
神降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
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况犇俗之未平冀陰兵而

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
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鑄農器而毀戈
鋌荐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况今將相
叶謀人神共念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高山將
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臧
尚思魏絳之言更鑒王惺之策安民和衆契天地以
為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伯備法
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
盡舉彝章輯五瑞于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
如西岳之禮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聲明文物

以成備律度量衡而必同升中于絕嶽之前肆觀于
重巒之下起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
豈惟嵩嶽而已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
窮兵臨瀚海而勒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
優游紫垣請終軍之纓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
明時漸非擲地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
節彼南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穹夏漢
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明三嶽神上帝所授
不騫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
山郡守秩視公分爵為王金其几分玉其牀何以贈

之分赤紱斯皇何以處之分峻宇雕墻諒聰明兮無
得喪維廟貌兮有興亡嘆嗟醉容兮盪毀遇醜虜兮
猖狂物成敗兮有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云壞
于精靈兮靡傷詔新斯廟表凶奴之不道詔祠爾神
彰皇家之至仁天輔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胡無人
絕代馬之南牧揚和鸞兮北巡有效靈之雲物無出
塞之妖氛齊泰山兮等梁甫並亭兮接云、飛英
聲兮騰茂實握乾符兮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
德于吾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
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
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
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
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
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
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
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鞅孺子居攝六年明辟
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
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

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
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
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
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卷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
逆間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先
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
能鎚銖鐘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
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
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
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賈事一

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欲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晏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哉弑堯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累二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

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一作襄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翼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

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
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揆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
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嶺逃難秦坑知秦之祚
亡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々高節悠々後來
漢之戾園晉之慈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
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
成既自我權亦歸己先生不生大事去矣蒼野幾々

祠荒薜蘿遺像斯在德音可歌清風凜々素髮皤々
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武成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
皆署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
人或恥之噫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
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
人為之者為是也矧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今
長得其人主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今長
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又宜矣苟能

曲盡規正俾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
得輕其所任乎至于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
者固主簿之職然爾其間有鬪訟相高婚田未決畜
產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
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
措矣有姦猾有悖獨有墮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
在乎助令長遏撫之誘導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恥
格而移其風矣有力田有孝弟有義夫有節婦在乎
助令長申舉之禮厚之旌別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
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後可移之
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黃循良之政可待也復
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化可
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于心而執乎道足
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某策
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
志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
來居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
化民、不悉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

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
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
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
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
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賦賑郵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
則無私于心克儉于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
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
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
奪役非時而不行關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
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

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春如弗知其然而然也
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國孔熾大
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弟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
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有天下
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
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于郡
郡取于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搖民而自奉也由是
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
小則懲之以嚴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唯道不能行
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

人嘆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
捨琴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
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
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
宰邑名氏縣誌闕然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
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
設官以理焉表仁鐵首之王其次之其土汙豬其俗
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飽魚飯縮衣著服卉人無
廉隅戶無儲畜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
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

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
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責者甚
可哀也是益隔中夏之政寢列國之風使然也今聖
人求理于上庶官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某
非循吏之才莅凋瘵之邑仍以舊貫^名安仰哉會到
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
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
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
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評議政體摠而刊之
存諸廳事待賔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于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謬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德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濟括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于後代乎故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

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寶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厯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驚其久次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秦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于天官會

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之且狀政績
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
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
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
址畫為蓐蕪廢而不脩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
之同僚悅隨群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宮
圖蔓以出之數仞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
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巧漫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
隙乃像素王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
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

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
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鬯洗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
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
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姐豆之事備矣禮樂之道興
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立一變之風聞詩書而及
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
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
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其幸忝德鄰
藝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于聖門不
朽願刊于貞石時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
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之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安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曠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聽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爽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
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
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
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諫容以媚之私心惱
惱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
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
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
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
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
雖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

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之宮總而計
之蓋其半矣非勲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
牽于邸店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
鮮矣故隰牧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
乾德開寶中繼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
旂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
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
大內之東南寔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二亭竹
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讌息近而不勞其始也惠土
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獻其第病樹斲之

不滋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
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輦野土而表
丈費數十萬人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源作子孫之
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
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上聞而駭其
事遽命出內府錢購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
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之
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
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
悲也先是侯嘗牧于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

又同舍紫薇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察其事已
丑歲與予游其園息其亭一則嘆舊館之喪一則思
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
謂之東南者曰肯構徵義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
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況則見羣公之詩什大
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脩大殿碑并序

漢明已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
不建梵刹而駭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
仰也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

始剖符竹命二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
額院宇弗葺垣墉半傾待蔽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
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
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
聰悟長而博達始落髮于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
既具精進自苦謂衆生貪著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
佛法空寂我則脩心以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
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
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佛信法廣延僧者師以行望
素高屢得召見于是簾前賜紫我宋開國加號演正

大師蕪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也建隆初爰自
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心住持戮力完
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桷出于西
山由是徃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桴川而東約
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
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
先師悉籍錄之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
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耶先是無
積鍾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
不憝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令院主大德無相克荷

先願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
成之績竭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
也辱與先大師游見託論撰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實未立我師之來
志在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
弟子無相孺慕號泣夕構朝營歲括月拾資用益饒
工徒允輯紅樓霞舒紺殿山岌棟栳棟梁龍蟠虬蟄
丹雘填塗霜凝霧翕是維莊嚴豈慮燥濕厥師經始
因果如彼弟子善嗣功力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脩三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
浮圖氏之教來于西國館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
嚴宏敞歷代增之得高其堂揭以鷓尾得大其戶軒
如雉門中心闕然蓋兩觀之遺制爾濟州龍泉寺者
唐大曆四年建于鄆州鉅野縣：即春秋時西狩獲
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
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皆百餘里其中藪澤深陋民
俗獷戾揭竿相聚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
叛六師薄伐七旬來格思欲屏荏蒲之盜啓符竹之
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至者

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堂備
說法也雖廊廡未具固已甲于他寺矣唯茲三門基
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無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橫
木矣開寶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矢謨締構戮力經
營聚喜捨之財節衣孟之費伐木輦石鳩工庀徒凡
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
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
望之巍々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衣冠樹
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于魯
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托撰述游宦靡定

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實總而計之
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租庸至向請書于石陰時淳
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于春秋載于禮
文秦燕三五之號王爵歸于人臣由是儒教無之內
典有之其神異威力具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
廢興脩建而已商於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
所建也其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于今百年相好無
減唯殿堂朽蠹殆將不支先院主清升世係席氏房

陵人也後唐天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
髮尋受具戒于興元府至^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
太平興國四年遷化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
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環合亭臺洞塔樹珍果楫名
花佛事之莊嚴釋門之儀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
造水磴嘉蔬有圃桑桑垂陰茲所以備紺宇之繕完
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西偏頗極宏麗唯天
王殿未暇改作葺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懷省曰吾
始居茲寺屬兵亂之餘院宇圯毀驅其豺虎剪其荆
棘勤苦無怠庶幾有成而商土墾商民貧衣食唯艱

檀施且鮮吾粗衣糲食往來竹山上庸間得尺布斗
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百萬今儻功雖在示戒
有期心不滿者惟天王殿爾汝能嗣之吾願畢矣懷
省泣授付囑戮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辛卯伐木秦
嶺微工華陰宏壯現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理命弟
子之肯構疇能與于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深
山窮谷之中常時度木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弃其
功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積于山
下欒樞椽桷以類而聚若力之區別然而市封尚遠
河流頓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禮精

心禱之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漂蕩注集于郡南自
非神功陰助曷能若此之易也其左宦商於見託撰
述得以事迹刻于貞石寺之原始記舊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峻函之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免和
寺曰福壽有天王殿基于天祐載祀綿遠棟歌薨漏
先師理言弟子肯構事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杯鼇
山蟠靈鷲畫拱丹楹紅欄青甃上方古木南榮列岫
梵宇增輝睟容益茂善績可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
用光不朽

